

《边外红尘》

◎李长三

弯道上的转身

无论怎样用心去做一件事情,就算你认为做到了极致,也会有人不喜欢,甚至有人看不惯。对此不要想不通,因为除了钱,没有一件人人都喜欢的事情。这是我在告别舞台时的一段感慨。

我几乎每天都会对自己做的事情做一次自省。这并非受了哪部儒家经典的指引,是与生俱来的多思,抑或是多愁善感。但喜欢思考并不代表复杂,我其实是个简单到连吃饭都想省略的人,同时又是一个执着的人,执着到爱上一件事便很难回头。

追梦舞台,就体现了这种义无反顾的执着。这种执着虽然开创了一个崭新唯美的艺术形式,收获了诸多好评和粉丝,也引来了某些非议。而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和激情,尽管没登上央视舞台,却多次参加省市电台的演出而倍受青睐。《济南日报》和《齐鲁晚报》也先后作了报道。

而我清醒的意识到,到了该退出舞台

的时候了。想到几十年如一日的专业积累,想到北京求学的艰辛,想到导师曾给的厚望,不能把精力一次次消耗在舞台上。而这个曾经让我欲罢不能的书画表演,尽管表演的本质还属于国画,挥洒的题材也是正统的水墨元素,可最终还是要回归画斋,用作品和实力说话。

就在我的舞台艺术走向成熟的时候,就在鲜花和掌声依然充满诱惑的时候,我做了一个突然的转身,在泉城济南建立了自己的书画工作室,开始了长期的专业性学术探索。这是一个艺术状态的改变,是一次艺术本质的回归,也是艺术坡道上临时搭建的驿站。这个驿站显然不是终点,只是追求艺术途中的加油站。在这里可以完全安静下来,忘记曾经绚丽的舞台,全身心投入书画创作。在日复一日的涂抹中,也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丰硕的收获季。首先,参加世界华人画展斩获嘉奖,然后《中国书画》杂志连续做出报道,并被山东省美协、山东省作协、山东省书协、中国诗词协会同时吸收为会员。随后,又出版了大型画集《水墨三部曲》,并有大量作品被国内外收藏家收藏,也顺利成为

“齐鲁文化之星”。

按说,凭着这些成绩完全可以自我陶醉一番,也可以凭借这些头衔满足于一种艺术上的小成,而喜欢反思的个性忽然觉得,这些所谓的成绩和头衔只不过是虚荣心的一种满足,画家最珍贵的远远不是这些,真正的艺术价值要看作品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,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,真正的乐趣是追求艺术时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。这无疑是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不很现实的目标,也注定了将来的路,还很长很长。

有人说,我走的弯路太多了,我不否认这一点。我却坚信世上没有白走的路,走得弯路多,看得风景自然就多,每多走的一步,都是财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轨迹,该走的路,一步也不会少。

我曾给自己做过一个小结:琴箫是前世的情缘,刀剑是未了的夙愿;诗文是内心的诉说,书画是永久的陪伴。似乎哪一样都难以割舍,但最终认定书画才是最好的伴侣,你若不离,它亦不变;你若不弃,它亦不倦。(待续)



第三章 少年朋友多情趣 求学何必死读书

一度没有先生教,兄弟们就坐在书堂自己读书。往往是哥哥管着弟弟,三弟尔崇常常调皮,大哥就坐在对面盯着他。他说哥哥老管着我读书,自己悠闲地呆坐着。哥哥说我听父亲的安排,我不是读书的料,可弟弟是做学问的才子,我必须瞪着两眼盯着你。时令到了夏季,大热天就适当放松下,他们得以和伙伴们出去玩耍。尔崇爱玩蛭蛭,就伙同一个皮小子去田野上捉蛭蛭。他爱游水,就和几个伙伴跳进河水里游玩。有的伙伴抓到鱼了,他也游到深水处凑热闹。伙伴们泅进水下抓鱼,他不敢潜水,想用脚踩鱼。鱼没踩着,却被河龟咬住了脚趾头。他侧着身子,喊叫着逃出水面。伙伴们大呼,然后大笑,说老王八单咬小书生,小书生的脚也有墨香啊。

唯独他还穿件小裤子,伙伴们都是光溜溜,几个光溜溜的小子围着他闹闹嚷嚷。有人拿柳棍敲打龟甲,有人用手指捏龟脖子,龟似乎有意志,不怕折腾,更是勇敢地死死咬着他的无名脚趾。小个子伙伴说:“不咬大拇趾,不咬小拇趾,单咬无名趾,莫非有啥兆头?难道你考场不顺,高中无缘,此生无名?”

他哭了。疼痛不会哭,水里遇险不值得哭,但伙伴的话语刺痛了他的心,高中无缘,此生无名,令他怎么不甘心,怎么不哭泣呢?

尔鱼踹了那小子一脚,骂他说屁话,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

那小子咧咧嘴,说我回家牵驴去。

当地人有个说法,王八咬人不松口,打它吵它全无用,只有听见驴叫才会张嘴缩头。

河道离村里一里多路,两刻时那小子牵驴回来了。那小子不着急,牵驴当乐子,光溜溜地骑在

驴背上,欢喜着哪。人们叫他小不点茅罐,说你小子掉进茅罐里喝了一通百年老陈酒才回来吗?他家几代人都叫茅罐,祖爷爷叫老茅罐,爷爷叫大茅罐,老爹叫小茅罐,他只能叫小不点茅罐啦。茅罐是做啥用的?装酒,他家是造土酒的。刚造的不售,留给下辈子售。祖爷爷辈只造不售,爷爷辈就边造边售,那酒就是陈了三四十年的老陈酒,别提多么香醇了,达官贵人才能喝得起。小不点茅罐十四五岁了还没有学会酿造,但脑瓜子特灵,帮着大人算账又快又准。

驴呀,驴呀,叫啊,叫啊。四五个伙伴围着驴子蹦跳着,喊叫着,驴子却无动于衷,什么表情都没有,只管垂着脑袋耷拉着耳朵,似乎在听河道里的风声。

有的训驴,有的骂驴,有的要打驴。牵驴来的小不点茅罐爱惜自家的驴,扑在驴身上护着。尔鱼是一伙人的头儿,却也没好招了,就跪在驴头前念念叨叨乞求:“好驴,不好哥们儿好哥们儿我求你啦,我给你下跪了,你就张嘴叫两声。我称你大舅子行不行,我称你老丈人行不行?你乐意听我喊你千岁万万岁吗?哎哟,你这个老家伙这么不好商量。哎呀,你这个臭驴,你这个傻驴,你这个不通人情的邪种,你可急死我啦!”

伙伴们逗他:“你干脆磕头吧,拜拜这个毛驴祖宗也许它就转变态度随了你的意。”

他也逗着说:“逼急了我就磕头,就当给我的老丈母娘磕头。老丈母娘生的驴驹子或许已经变成美女了,藏在一个旮儿里羞答答等着我到时候

蒿庵记

◎张志云

前去抱哪。”

他静静地坐着,眼泪早被河风吹干。身后的柳条拂过他的头顶和耳朵,他高兴了,开眼了,看看哗哗流淌的河水,看看咬着他的脚趾不动弹的河龟,兴来语出,作诗以诵:

河龟好亲切,锁口亲昵我。

咬我脚趾是有情,平生梦想达精灵。

莫说我无名,渊龙不显影。

谁是注定蓬蒿人?我自出门大笑声。

众伙伴喝彩,然后玩笑,说“王八”听诗也就像老牛听琴,连眼皮都不会动一动。

小不点茅罐寻到一块刀样的破磁瓦,说要割河龟的脖子。他坚决不让,叫他们安静地坐着,听他再诵诗。小诗诵了无数遍,伙伴们快恢欲睡了,河龟松口了。

奇迹!奇迹啊!伙伴们喊叫着。他不显得激动兴奋,躬腰看着河龟慢慢地爬过草丛,爬向水边,爬进水里。他如醉如痴地叨叨:“河龟就是一首诗,你不咬我哪有诗?将来我果真成个诗人,就给你铸个金身,把我的诗刻在你的甲上。”

他骑在驴背上,走上河堤,走下岸坡。大道两边是大片的豆子地,豆棵上开着点白花,有幼鼠耳朵般的豆角在裸下长出来。尔崇跑来,蛭蛭笼子里蹦跳着好几只蛭蛭。问他为何骑在驴上,抓鱼没抓到抓住毛驴啦?河里长鱼虾还长毛驴吗?人们就笑说他被河龟咬住脚了,牵驴来叫唤,可这邪驴就是不叫唤,歇个人倒是乐意,尔岐一跨上去就颠颠颠地欢,还不是贱骨头吗?老邪驴,连个臭

屁都不放!瞧,叫唤了!这时候叫唤啦!他们说着骂着,毛驴不知为何来情绪了,啊啊地叫了两声。驴嘴是个大号筒,声音好大,比人的喊叫高八度。

尔崇俯身看看他的脚脖子,红紫,但没出血。尔崇拍拍他的肩膀说:“不必烦恼,其实让河龟咬着脚实在是好运气。哥哥有龟才之气象,将来不当丞相就做军师。据说本朝开国元老刘伯温就是一个大河龟,一次喝醉酒现了原形,有磨盘那么大。”

尔鱼伸手打了小不点茅罐的头一下,故作威严地说:“听听,尔崇说得多么吉利,你小子倒胡扯此生无名。论见识咱们得向人家兄弟俩学习,都是读过书的英俊才子。”

满院子的蛭蛭叫声,好几个笼子里的蛭蛭在下午舒服的温度里叫得特别响亮。睡午觉的父亲被吵醒了,在院子里指画着嚷:“看看,听听,多么有理论啊!虫子,虫子!你们一个个都是能成大器的虫子!”

尔崇嘻嘻哈哈拉着父亲走到大门下,他站在门口汗流满面,父亲的话语像锤子在敲击他的心。尔崇却嬉闹说:“非也,非也。是诗人,是龟才,不是虫子。”尔崇叫他诵一遍在河边吟的诗,他心里揣揣的,看着父亲的神色诵了一遍。父亲说:“诗吟得不错,然凭文学难以进学,还是老老实实读经史子集,方能大考出仕。不过,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该记取。你们都记住李白这句诗,算是我对你们的警戒。”

门外传来啊啊的驴叫声,伙伴们还未散去,蹲在树荫里看着他们,顾盼中似乎玩兴不尽。

尔崇在门下探头看驴,随之吟道:“仰天大叫出门去,我等岂是泛江郎。”

大哥从梨树林中睡够了回来,也站在门口凑热闹。接三弟的话说:“我是感到江郎才尽了,论

气派恐怕不如这驴子。你俩一个属龙,一个属马,龙马双骄。我属个兔子,在地面上蹦蹦跳跳,一不小心就药枪打趴下了。”

父亲哈哈笑了,看着他们兄弟仨说:“成龙成虫说话没谱,学问是靠自己奋发图强努力求索得来的。当然,有好先生教授也很要紧。我已经请了黄河两岸有名的秀才先生董学士,几天后就来咱家。所谓秀才先生,就是教学生考取秀才之意。教授四书五经,学通了考取秀才马到成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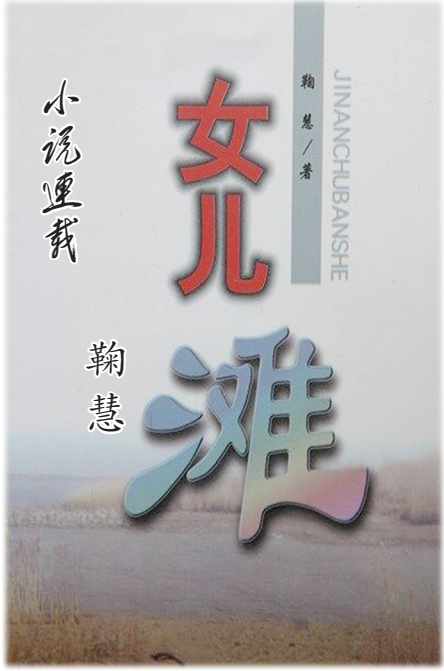
名师出高徒,这话一点不假。董学士两年就把他们兄弟俩教导成英年秀才了。以后再考举子,这学问可就更大。父亲不怕多花银两,又请来名气更大的董之友,教得双秀才把《书经》和《春秋》还有时兴的八股文读得滚瓜烂熟。考举子谈何容易,傻读书死读书的笨地瓜倒能考上,可他们都是机灵豆子,不愿抄袭拼凑八股文,觉得自己有才气发挥施展吗?非懵懵懂懂地穷捣鼓八股文,但他们拨错了前程命运的算盘珠,考了好几年总是名落孙山,举人老爷的大门似乎中了什么邪祟,老是对英才少年关得严严实实。兄弟俩暗地里骂考官都是老混蛋,瞎了眼不识货,似乎看着地瓜蛋比金豆子更值钱。

才华横溢的三弟啊,是这个世道断送了你的锦绣前程啊。三弟去哪里了?干什么去了?一个弱冠书生,你将怎样为父兄报仇雪恨呢?一想到报仇雪恨这个词,他就恨得咬牙切齿。他闭上眼苦苦琢磨着复仇的方案。

他恍惚间变成了一个魔鬼,四肢发达,巨口獠牙,呼出一口气就变作冲天狂风,飞沙走石是风头,后面紧跟着巨石横木,直将清朝的金銮殿垮了,一道道门槛流出一片片黑血。他又唉声叹气,自语为什么只是梦幻,就不能变作真实呢?

(待续)

作者系区实验中学退休教师



还好,小屋的灯亮着。他用力拉开那扇柴门,来到她的窗下。灯影里,她在一下下纳着鞋底,麻线“哧拉哧拉”地响着,那只弯来曲去的臂显得很是有力。他抬起手,轻轻敲响窗棂。

“谁呀!”

屋里的人腾地站了起来,声音有些抖。

“是我,老六。你开开门,有话跟你说。”

“有啥话明日再说,这么晚了。”

屋里的灯随之灭了。他站在窗下,一动不动地望着那扇黑黑的窗,就那么站着,直把腿都站木了,漆黑的屋里却没有半点动静。

“求你了,把门打开吧,俺说几句话就走,是为了全福和芳草的事。”

“啥事你快说,让人看见多不好。”

一听说是为了芳草的事,秋兰的语调缓和了些。

“谁看见俺也不怕,你不开,俺就一直这么站下去。”

吧嗒一声,电灯亮了,那扇紧闭着的木格窗上,开了半个巴掌那么大的一个小洞,那以往是用来望时辰的。

“你有啥话,就快点讲吧,俺听着呢。”

眼睛贴在那小洞上,他只望见了一片星星点点

的素花。那是她经常穿的那件蓝花褂子的一个后身。

“你的心咋那么硬呢?你该知道,俺对你,是三心二意吗?自打俺家全福他娘过去了以后,给俺提亲的,少说也有十个二十个的吧,有二婚,也有黄花闺女,俺的心动过吗?”

“你别这么着,孩子也都这么大了。俺有啥好?你还是找个合适的娶过来吧。”

屋里的那个声音低低的,有些发颤。

“这好不好的俺也不准。那回从你这儿碰了一鼻子灰,你骂了俺,以为俺是来欺负你,你说,俺敢吗?那回,俺是恼了,去找了别的女人。实话跟你说,俺经的女人也不止一个两个了,任哪一个俺说出来,她不是痛痛快快的?可是,俺就想着娶你,咱们一块过日子。”

“别说了,你真不要脸!仗着你干那个屁大的官,喝点驴马尿就到处去寻女人找乐子,还整天价人五人六地教训别人,你就不怕全福知道了,不认你这个爹吗?你要再这样,可别怪我在芳草和全福的事上说道。你走吧,俺想睡了。”

屋里那盏灯,吧嗒一声灭了。一切,又都死一般宁静。

屋外窗下的老六,竟抽搭起来:“俺知道,他救

过你。可是,他那个脾气,能为了你改过来吗?”

老六依然抽搭着,断断续续地慢慢说着,像是在自己给自己唱着一首古老的催眠曲。屋里的那一个,却始终再也没吭一声。呆坐片刻,她开始慢慢地一件件脱着衣服。十八年了,她不会忘记。深深的屈辱感,在血管中奔突汹涌。

那年,滩里闹饥荒,家家揭不开锅。趁了天黑,秋兰到河滩里去掐了两把麦穗,刚走到房台跟前,被老六和几个民兵看见。老六半真半假地说:“河嫂子,只要你光着屁股围着房台跑三圈,这些麦穗就归你。要不,你就带着这些麦穗到公社办上三天学习班。”“你这话当真?”“当真。”秋兰把麦穗慢慢掏出来放到地下,然后便一件件脱衣服。终于,所有的衣服都脱光了,面前的几个男人,都像被施了定身法般站在那动弹不得了,淡淡的月光下,那白亮且富有弹性的胴体,曲线毕露地展现在他们面前。他们都呆了。

秋兰真的绕房台跑了三圈,然后她麻利地穿上衣服,捡起地上的麦穗,头也不回地朝房台上走去,只把那几个男人晾在那儿半天没有醒过来。

现在,望着自己半裸的躯体,秋兰的泪滚落下来。

把窗台上的长寿糕往里推了推,老六梦游一般

走出那小院,临出大门时,还随手把柴门拉紧了。

屋里的哭声,断断续续一直到天亮。

第二天的晚上,依然是个没有月光的大阴天,忙碌了一天的人们,早早便睡下了。街上,只传来一两声狗的低吠。灌了一天酒的老六,把脸在冷水里浸了一会,然后又顺着前一天晚上的路线,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秋兰的家走去。

那座小西屋的窗黑黑的,同周围黑黑的街黑黑的房子没有啥两样。

反手一扳,柴门上的铁丝在老六手里“咔嚓”一声断了。推开柴门,他一步迈进了朦朦胧胧的院子。站在窗下敲了一阵,屋里没有一丝动静。若在以往,没有动静他也就走了,可这回不行,身体里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在上下涌动,他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像是要升到天上去。今天晚上不敞开这扇门,他觉得自己就会死过去,死在这窄巴巴的小院子里。以往的只想见她一面同她说说话的念头变淡了,火炉一样的胸膛里,一股抑止不住的热流在往外喷涌着,他觉得自己就要爆炸了,就要“扑通”一声一头倒下去再也不会起来了。他一只手指扯着胸口的衣服,另一只手就那样不停地敲着那窗户。

(三十七)